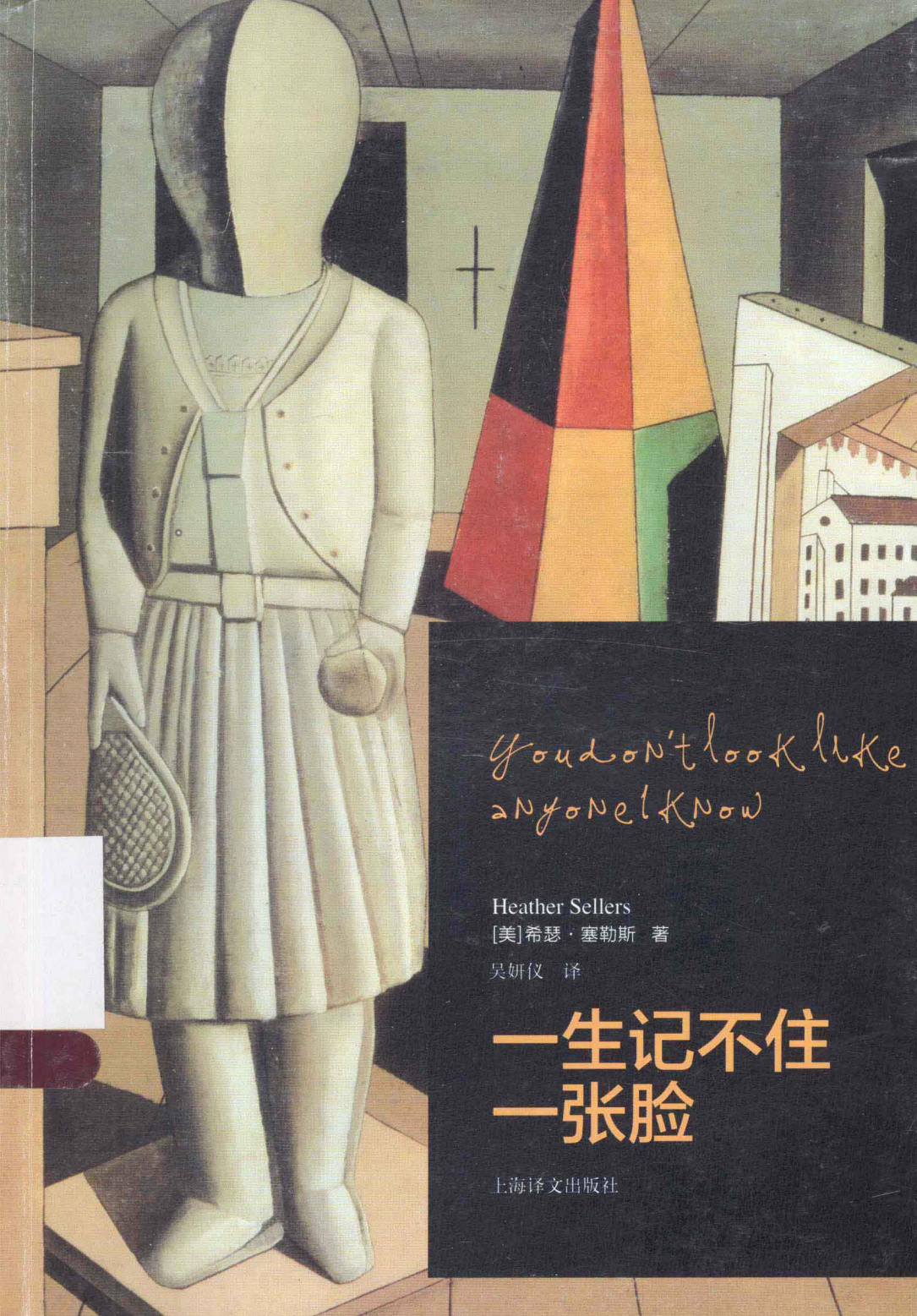




*You don't look like
anyone I know*

Heather Sellers

[美] 希瑟·塞勒斯 著

吴妍仪 译

一生记不住 一张脸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生记不住一张脸

「美」希瑟·塞勒斯 著
吴妍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记不住一张脸 / (美) 塞勒斯 (Sellers, H.) 著 ;
吴妍仪译 .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3.8
书名原文 : You Don't Look Like Anyone I Know
ISBN 978-7-5327-6209-5

I . ① —…… II . ① 塞…② 吴… III . ① 纪实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8325 号

Heather Sellers

YOU DON'T LOOK LIKE ANYONE I KNOW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verhead Book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 09-2012-876 号

一生记不住一张脸

[美] 希瑟·塞勒斯 著 吴妍仪 译

责任编辑 / 李 洁 装帧设计 / 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8,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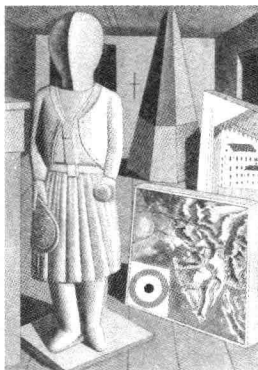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7-6209-5/I·3686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YOU DON'T LOOK LIKE ANYONE I KNOW

HEATHER SELLERS



此书是为我母亲，以及戴维而写的，他把她交给了我。

她正在远离，而且正在消逝，但我一直想着她。我总是想着她。

我把我不知道的一切，都带在我身边。我毫无遗漏。

——W·S·默温

| 第一章 |

天还没亮我们就朝机场出发了，由戴夫(戴维)开车，他的儿子戴维二世和雅各布坐在后座，那年我三十八岁。

我们正逐渐远离的那片风景，犹如儿童读物上的画。闪亮的簇新车辆匆忙开向办公大楼，下方的格兰德河一路蜿蜒，像是用银色粗笔在密歇根州画下的草书。我们迅速掠过大急流城郊区几乎还没被太阳晒暖的田野，直下通往机场的新高速公路。我依偎在戴夫身旁，有一股强烈的家庭归属感，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他见见我狂野的爸爸、可爱又特殊的妈妈。戴夫很乐意，两个孩子也很兴奋。这时我们还没有一个人清醒。

出发的前几天，我才刚从纽约上州(我趁着轮休年在那里当访校作家)回到密歇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从密歇根前往佛罗里达。

戴夫到机场接我，他还没看到我，我就先看到他了，他沿着走道走来，经过狭长的运动酒吧。戴夫总是穿跑步鞋，他的走路姿势是一种很独特的前倾步伐，有弹性又轻柔。我注意到优秀的跑者就是这样走路的：头部保持在同一水平，身体前倾。“你是要往前走，不是要往上或往下。”戴夫的教练这样告诉他，逼出他步伐中的弹性，弹性再转换成速度。

在大学时代，戴夫曾参加全国大学运动联盟，与奥运铜牌得主布赖恩·迪默、波士顿马拉松的上一位美国籍冠军得主格雷格·迈耶一起跑步。戴夫参加的是十公里赛跑，这种赛跑除了速度快之外（要快到五分钟跑一英里），也需要极佳的体力与专注，那种速度必须维持半小时之久。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感到疲倦，而是要防止精神涣散，在单调的过程中迷失。戴夫有个秘诀，他知道怎么让眼前浮现喀里多尼亚附近的美丽麦田（他最爱的跑步地点），来替代在他正前方的景物。他可以透过心灵让自己瞬间移动，或者同时出现在两地。戴夫非常有信心，对自己很有把握，既冷静又谦逊，这些特质集于他一身。他的走路姿态就像这样：稍快的缓步，身体前倾，他前进时，仿佛大半身躯就只是顺道跟上而已。戴夫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穿着跑步鞋的希望化身。

我朝他奔去，伸出双手环抱着他，还踮脚尖要吻他，他却往后一退，把我推开了。

.....

他不是戴夫。我认错人了……

过一会儿之后，戴夫，我真正的戴夫出现了，我们因我认错人一起大笑。让他看见我拥着另一个男人，我觉得很尴尬。

“这里有好多人看起来都好像你喔！”我说，“我们得搬家，搬到一个荷兰裔人口比较少的地方。”

这种事以前曾发生过好几次，我老是把别人误认成戴夫。他打趣我几句，然后带我去提领行李。

*

我已经有十年没带任何人回去奥兰多市了。我鲜少回家。上次探望父母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次拜访并不太顺遂。我父亲有时很难相处，我母亲也可能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所以我提早结束了那次的行程。

我向戴夫说明了一切——我父亲酗酒，我母亲情绪脆弱——而他很善解人意，不妄下判断，洞察力又强。戴夫的第一任妻子是严重失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为“正常行为”定下的门坎低得令人安心。每次我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近况时，戴夫都会在我对着电话大吼时握住我的手，他甚至跟我爸讲过几次话。我们只交往了几个月，而且我还暂时住在另外一州，但戴夫和

他儿子感觉就像我的家人了。

每件事情都计划好了。我父亲住在机场附近，我们会开车到他家，两个孩子可以在他的泳池游泳，然后会很快地吃顿午餐。爸爸会想举杯庆祝，所以我们会喝个两杯，玩玩纸牌，之后去我母亲家吃晚餐。她会做一道烧烤，有虾和四种蔬菜——玉米、青豆、甜菜、胡萝卜——再加上派饼。“我了解中西部男人，”她会这么说。“希瑟，我知道你不会做派饼。男人喜欢吃派。我知道你不爱听我跟你说这些有用的琐事，不过学做一两道派损不了你的。”

我们会在我母亲家过夜。她会在客厅替两个孩子打好地铺。我曾向她保证，戴夫不介意在她的书房睡行军床，而我睡客房就很满意了。第二天，我们打算带她一起去迪士尼乐园。我可以想见我们坐在旋转咖啡杯里转圈圈并大声尖叫、兴奋得不得了的样子。在孩提时代，以及后来在迪士尼打工的时候，旋转咖啡杯都是我的最爱。咖啡杯不会忽上忽下，在与陌生人一起翻腾着穿越黑暗的水道时也不会有吓人的玩意儿趁机扑过来。你就只是旋转！

接着男生们也许会到大西洋游泳，这时我会偷偷溜去演讲，演讲的主题是我的写作过程。这次返乡就是用演讲酬劳支付旅费的，不过我把这次演讲当成秘密，没告诉我母亲——我不希望她来。

她上次参加我公开发言时我还是研究生，她来观摩我授课，主题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她答应静静坐在后排，但她还是举手发问：“布思·塔金顿^① 那年的销售量不是比较好吗？而且好得多？”那天晚上，她给我一张标上序号的清单，列出二十三条“有待改进”的项目：多跟人四目相接，记住学生的名字……她还算我说了几次“嗯”。

避开她让我觉得很内疚，但我不想让我母亲待在我的世界里。我老是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戴夫认为我该学会与她相处、让她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是很重要的。他一直提醒我：“她七十三岁了，珍惜剩下的点滴时光吧。”

所以我打算与她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然后就偷偷去温特帕克演讲，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和戴夫参加我二十周年的高中同学会。戴夫认为一趟旅行做这么多事太过火了，但对我来说，这像是一种成功的宣示、一种救赎。我想让我父母和所有高中同学瞧瞧，每件事都很顺遂，到头来我过得很好！总之，在我父母身边，我们就要有一份行程表，要“装作”有很多事情做，我们必须不断地安排活动。而这令我更担忧了。

对于这位与我相爱的英俊男子，我引以为傲，而且我也爱他的孩子，自从我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成绩从 D 进步到多

^① Booth Tarkington, 1869 ~ 1946, 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了不起的安德森家族》。——译者

数都拿 B。我们四个人一起走进机场的那一刻，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很正常。

*

当我们排队等待安全检查的时候，雅各布趁我们没注意，推开新检查站中标示“请勿进入”的紧急专用玻璃门钻了进去，导致肯特县国际机场 B 航站进入封锁状态。警铃大作，嗡嗡响个不停，穿着黑色制服的男人从四面八方奔向我们。

“你们没看到标示吗？”有个警卫质问道。戴夫怒形于色。二世则摆出他最喜欢的跆拳道步伐，很酷炫的那些姿势——上格挡、下格挡，然后以整排座位做掩护，对着空气挥拳；雅各布贴在玻璃的另一边，他被困住了。他紧张地耸起肩膀，看起来很害怕也很愧疚。他双手摆在头顶，往外甩着他的两条腿，一次一条。

我们改搭另一班晚得多的班机。当我们在奥兰多市微微发光的跑道上降落时，天色漆黑如墨。

“甜心，在这里转弯吗？”戴夫问道。他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捏捏我的大腿。他说：“前面是红灯，现在要往哪走？”

“左转。”我抱着最大的希望说道。柯里福特大道？我记得

小时候在这条街上发生过一些事。**柯里福特**。但老实说，我要去的地方是位于这里的哪一个方向，我却不清楚。我摇下车窗，十月的空气很甜美。我最后一次来访是在夏天，爸爸与他哥哥唐尼会有所谓的“钓鱼之旅”，他们总是这样称呼一次开怀痛饮，但从来就没有任何旅行，也没有渔获。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戴夫一边说一边抚摸我的手臂。“我才没有，”我厉声回答，“在这边转弯。”

二世也好心安慰我说：“希瑟阿姨，我们很习惯跑遍全世界杀僵尸呢！”他往前靠，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终于在爸爸家的车道上停车了。

“现在好啦，孩子们。”戴夫说道。接着他告诫两个孩子不可以到处乱跑、不可以太大声说话或乱拿东西，而且不能要求游泳，要等爸爸开口才行。他口气很轻柔，他们也安静地坐在后座聆听。二世点点头。我也必须进去给爸爸类似的忠告：不要打我或那些孩子；不要捏人；不要吼叫；不要讲下流笑话或在后院撒尿。

接着他们走下车，两个孩子在院子里跑，这里仿佛废墟。屋况很糟，屋前的排水槽摇摇欲坠，百叶窗也坏掉掀起，前方步道到处躺着松脱的砖头，一副被弃置不顾的样子。看样子有人曾打算整修一番，却没什么进展。

我们站在门廊上，戴夫搂着我，他那仿佛从天而降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两个孩子站在我们背后，一副痛苦难当地遵守规矩的样子。仿佛我们是时空旅人——我觉得我们是来自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我按响了门铃，半认真地怀疑自己会惨遭电刑——门铃的外壳不见了，电线从插槽往外凸出。同时我也有些期待屋里会传来掌声。我觉得自己就像魔术师：看啊！我有个小家庭喽！在三十八岁这样的年纪，虽然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迟到了。

我们等了一长串的铃声，咚、咚、咚——当咚，咚咚咚咚咚——当咚。

屋子里传来《幸运之轮》^① 节目插广告的声音。沙沙作响的收音机大声地转播球赛。

二世猛捶了一下雅各布，雅各布大声抗议。戴夫往后走，站到他们两人中间，两只手各搂着一个儿子。他望着墙后。“没有人会在那个泳池游泳。”他说道。即使在黑暗中，也能闻得出池水中有青苔，当我看得更仔细些就发现它简直是一杯绿色浓汤。两个孩子唉声叹气，我心里一沉。我承诺要给他们三明治、扑克牌游戏和一个有趣的外公。

人上哪去了？我两手捂着脸。

^① Wheel of Fortune, 一个从 1975 年开始播放的电视竞猜节目。时长 30 分钟。
——译者

“你不直接走进自己的家吗？”二世问道。他嗓门很大。“小子们，”戴夫非常平静地说道，“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

我敲敲门，这次很用力。接着喀喀作响地摇了几下门闩，门就这么开了。我听到了鼾声。雅各布说：“有那么一次，闪电侠——你知道那个闪电侠嘛——他跑得实在太快，快到超过他自己，还摸得到他自己的背。这样很没道理，可是好酷。有一次，他死掉了，可是在死神来抓他的灵魂时，他跑赢了死神。那真的是很快，跑赢死神喔。那一定非常快！”

我对着小雅各布微笑。每次他察觉我紧张时，他都会介绍一位超级英雄。我摸摸他的头。我踏进屋子里，香烟冒着烟，电视开着，空气中有霉味。“爸爸，”我语气甜美地喊道，“是我们啊！我们来了！爸——爸！”

当我看到眼前一幕，我开始停下来摩擦双手，就好像要把敲门的动作搓掉似的。我不想再往前一步了。